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四三

蘇子卿

PDG

晦庵先生朱公文集卷第九十三

墓誌銘

女已埋銘

朱氏女生癸巳因以名叔其字父晦翁母劉氏生四年呱
失恃十有五適笄珥趙聘入奄然逝哀汝生婉而慧雖未
學得翁意臨絕言孝友悌從母藏亦其志父汝銘母
汝視汝有知尚無畏宋淳熙歲丁未月終辜壬寅
識

江君清卿墓誌銘

淳熙十有四年春二月庚午鶴山江君清卿卒冬十有一
月庚申葬于其里少東夏嶺之原前期其弟嗣以書致今
臨江通守賈侯應之狀來請銘予幸蚤得從清卿游然家

君相距百餘里不得旦暮相與切磋琢磨以究其學也然
每一相見則心愈益敬愛之及聞其死以病未克赴弔至
是乃輿疾而往哭之入其門望其几筵像設見其子甚幼
纍然服喪撫其匱於西廂不自知其慟也歸乃發賈侯之
狀又附以予所知者而具論之君諱明清卿其字也世家
建陽縣北樂里曾大父諱測以學行教鄉黨仕止將作監
主簿而贈官至太中大夫大父諱立左朝奉郎以吏治循
良受知於司馬文正公父諱琦左宣教郎求州州學教授
覃思春秋之學龜山先生楊公見其書而稱之尤以文學
行義知名當世娶同縣虞氏而生清卿焉清卿生有異稟
書過目輒成誦作文操筆立成皆有思致見者驚歎以爲
江氏有子矣以童子見張魏公即開口論天下事儼然如

成人公亦奇之年十七遭外憂執喪如禮既冠益從諸長老遊讀書問學探討不倦而不肯輕爲論說特守踐行造次必以規矩而不務過爲崖異斬絕之行其接物薰然以和然亦未嘗苟然有所阿徇鄉人無不悅而親之然其恬曠虛遠之懷安靖篤實之操誠於中而形於外者人亦望而敬之不敢有以加也始教授公無恙時嘗欲盡以先世遺業奉其兄未及而卒清卿卒成其志自處雖約不以爲慮毋夫人有賢行自寡居即布衣蔬食以終身及春秋高遂抱羸疾清卿左右奉養無違旣沒葬祭如法父同產有適人而老且貧者迎養周給以立其家始終不懈鄉人有死於遠官者爲之糾合親故還其喪而窆之有以昆弟訟其先人之遺澤而累歲不決者喻以恩義之重一言而解

蓋其志行之所以信於人者非一日也嘗以進士試禮部不合而歸遂無復有進取之念而獨於脩身進德益孳孳焉不以歲年之晚疾病之侵而少有自安之意也始亦嘗有意爲浮圖學至是乃喟然曰徒亂人耳卒時年六十有二篋無完衣以斂而一子宗老才七歲鄉人無問親疏賢否哭之皆出涕退而相與咨嗟悼歎者無異詞也妻吳氏先卒二女適翁益李懷祖其遺文十餘卷藏於家嗚呼君家比三世以儒學起家從官而皆不大顯至君而學益明行益脩人曰是必且爲世用而有以大其門矣而又不位不年以沒于地於是人莫不以是疑於造物之理而爲君惜之予獨有以知君之志其所以爲欣戚者有不在是也然則文卿之託銘於予也豈不有以也哉銘曰

不同乎今人者君之樂不及乎古人者君之憂蓋其所樂者人以爲戚而其所憂者我以爲休銘焉不慙子孫是收

轉運判官黃公墓碣銘

公諱洧字清臣姓黃氏建寧府人其先世相傳自光州固始入閩居建陽之水東後徙甌寧之演平曾祖執矩祖伯堅贈承議郎父銳朝請郎提點江淮荆浙福建廣南坑冶公事公以遺蔭補官調筠州高安尉時江西群盜充斥王帥討捕相繼公以射士爲大軍前行數與賊遇已事例受薄賞不復以功自言論者多之郡獄治盜詞有白金若干藏某處檄公取之得金數倍從者請私其餘公不可悉以送官人服其廉秩滿授興化軍司理參軍問事旣得其情即復告以法所當得之罪且問若此寧有冤乎必反復無

異詞已乃具獄上府以是凡公所鞠雖重辟皆合瓜扣額
自以不寃軍院官謂公曰兩獄一也即有移鞠幸勿爲異
吾亦不敢自異於公也公愀然曰事惟其是而已況司獄
人命所繫吾固不敢以徇公公亦安得以徇我乎自今理
院所移有不當者幸公改之勿以爲嫌也部使者私欲出
一重囚公持不可乃因行部慮問釋之公白太守復致之
獄而竟按其罪太守汪公待舉以是賢公待遇有加一郡
之事必咨而後行公亦益爲盡力境內稱治監紹興府錢
清鹽場改宣教郎知福州候官縣治以寬簡先教後刑訟
者反復曉譬之或失所爭而去民爭先爲里正曰官無賦
歛里無盜賊吏不敢跼蹐村落間此時不可失也母夫人
江氏故家福州族黨衆盛歲時往來親親之意甚厚而無

一人敢以私事爲請者簽書平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郡
守辛公次膺鄧公柞范公如圭皆當世賢大夫咸委重焉
秩滿造朝給事中黃公祖舜薦公材堪治劇清可律貪欲
留官中都公辭母老求通判福州以歸未上而太夫人物
故執喪哀毀治葬勤劇家益窮空當路有欲周之者顧非
其義不取陳正獻公時在從班應詔舉公可奉使典州喪
畢除知南雄州郡小用度不饒舊常法外重贖以取資且
權酒酤增稅柵民告病矣而官用猶不足公至一切罷之
人以便安而郡亦未嘗乏事也州故與建饒贛州代輸坑
冶司歲貢白金各若干兩故事皆取於民以辦公請以郡
大小爲差詔悉蠲之郡人賴焉改廣南東路提舉市舶帥
守市賈胡香不償直公舉法移州帥愧且懼亟召歸之更

爲轉運判官廣學租禮名士益勸諸生以學番禺令近在
帥守諸司治所肆意爲姦無按舉者公素聞之至是誨厲
之不能改乃捕其吏屬劾之一夕而獄具奏上閱實抵罪
以去其餘不循法度以病民者隨罪大小以次繩治於是
一路肅然官吏始知有法守矣市人困於官估丐奪之擾
公爲移書一路罷官估除市籍百賈得職物價爲平復上
奏請均其法於諸路詔施行之丁籍久失開收口賦之逋
均及鄰伍流亡日衆公選吏分行覈其實而除之一路所
蠲凡十有五萬口流冗浸復頗海蜚戶數萬生理至微亦
有役於州縣公悉免之按行所部雖烟瘴荒遠無所憚訪
問疾苦伸理冤抑不可勝計革外銓匿闕徇私之弊人無
怨言江浙歲飢有旨發二廣義倉米航海詣永嘉往時嘗

有此役吏並緣以擾民而米不時達公處之有方且并西
道所發轉致之不越月而至永嘉者八萬斛永嘉之人焚
香迎拜步下曰此廣東運使活我也史正志爲發運使專
以括取諸道羨錢爲已功諸道承風聽命不暇公曰嶺外
貧薄安得視它路財予緡錢千數正志怒欲陷公以罪有
以公爲人告者乃已改使荆湖南路首論諸州以租米饋
荆鄂襄陽諸軍地里之遠近不同則運載之費出於民者
宜有多寡今諸州不能前知所當詣因悉以遠地爲準而
取其費如潭州歲輸三十萬斛則稅外當歲輸錢十萬緡
民力安得不重困謂宜詔總領所前期下諸州使知所當
詣而隨其遠近以收運費庶以少蘇民力異時郡縣預借
民田租稅及它非法取民如茶租如甲札如戶帖如乳香

如茶引之屬者壹禁絕之官吏或奏抵罪檄州縣勸民益
廣陂塘貸以金穀不越月而所脩復以萬計詔頒諸道以
爲法會有訴耒陽令程資忠貪殘不法事敗而逸者又有
訴胥吏挾私枉法黥配十八者公以屬吏則其事乃連提
舉常平官胡仰貨賂關通證驗明白公不得已具以上聞
仰黨援衆反得美遷而去公力不勝獄囚久不決尋以被
旨按行諸郡入舂陵界聞柳桂飢民相聚剽劫即日還車
披山通道不一二日而至郴州問賊所巢乘夜深入群盜
不意公來之速相顧駭愕一夕潰去公又召其酋豪譬以
禍福而慰安其餘衆檄州運米粥視賑給遂以無事兩郡
之民德公之爲悉畫其象生祠之還臺未幾一日得疾遂
卒積官朝散郎享年六十有二乾道元年五月十七日也

父之臺臣乃有論胡仰姦狀者於是仰抵罪而公言始信
公早孤事母孝持身廉介謹密輕財重義貧苦乏絕有人
所不能堪者而處之泰然益以暇日誦書史從當世賢人
君子遊孜孜焉問所以脩己治人之術一時先達無不推
重器許之爲人內剛外和接物謙卑雖童隸無所忽人有
片善稱之不容口至論天下事有不可其意者則未嘗有
所假借也居官聽斷分別枉直詳審愜當雖累歲不決之
訟案牘如山一閱盡得其情平居未嘗少自暇逸雖疾病
不謁告與家人言亦必依於孝弟忠信久官不遂益以廉
直自將晚雖小試然亦未究其用而忽焉以沒死之日家
無餘財還其鄉妻孥無所託宿士大夫之賢者莫不傷之
葬所居慈善鄉豐樂里下原之陽娶李氏文定公孫朝散

大夫知建寧府佩之女封安人子男四人概今爲文林郎
監文思院門格鄉貢進士次棫次琬女七人長適同郡張
伯愈次適朝請郎知贛州事趙善佐次尚幼而某與張趙
氏女皆早卒孫男九人孫女一人概等以公之與予善也
狀其事來請銘予自少從公遊察公始終表裏殆所謂俯
仰無愧作者又按公官第七品當立碣乃叙其事而系以
詩使刻實公墓上以示公之子孫與凡鄉人之從宦者使
知有所畏慕而興起云其詩曰

嗟若黃公懷瑾握瑜半生下僚坦其舒舒晚使于南志則
少攄乃其清剛之死弗渝威讐權豪澤流鰥孤而其求歸
柩靡所廬故山北東有坎其壙我最其蹟圭首方趺咨爾
後人毋迷厥初過者考德亦式其車

朝散黃公墓誌銘

始予試吏泉之同安聞旁邑永春有賢令尹曰黃公公廉強介察見微隱吏不能欺而民不忍欺它縣民有冤訟率請諉公以決其條教科指操驗稽決人皆傳誦以爲法間嘗以檄書案事涉其境道傍小民稱說令尹不容口其禁令要束大抵皆敦禮義厚風俗戢吏姦恤民隱之意其言明白簡切其達之也遠近幽隱無不暨焉過門入謁則公方危坐堂上閱學官弟子程課廷中闕然無人聲問公所以爲此者公不鄙告語甚悉恨所案事有程不得久留聽公語也泉之士大夫爲予言永春自故司課江公民表爲令有善政民稱思之以爲無能繼者今黃君節守始無愧江公而吏事精密有過之者予既罷歸聞近臣有薦公者

天子擢以爲監察御史謂公得以行其志矣未幾聞其以病去竟不復起識者恨之後十餘年屏居里中有書生來請受學思苦業精久而益篤問其出則公之季子也二日出其兄東之書與其母之外弟今提舉廣東市舶江君文叔之狀泣而請曰先君子幸相與有一日之舊敢請銘以賁其幽予不得辭也公諱瑀字德藻其先世居福州長樂縣青山下後乃徙家郡城之東爲閩縣人六世矣曾祖徽祖時皆不仕父南仲七試禮部不偶以公故贈朝奉郎而妣陳氏亦封太安人公中紹興八年進士第初任爲饒州司戶參軍提點鑄錢官欲市冶工餘糧以規贏利強公高其估公不可則怒欲中以法而求其罪無所得乃更欲薦之公謝不受歲旱郡檄視屬縣民田當免租者公請免之

什九而行它縣者以什一告太守洪忠宣公以爲疑却公
所上文書俾更之公曰官可罷此不可易且吾已聞之諸
使者矣旣而洪公使視諸縣則公所行縣民獨無流徙乃
復善公所爲而薦之罷官貧甚與一力徒步以歸更調湖
北轉運司主管帳司使者向公伯奮一日謂公曰人皆求
薦君獨未嘗一言何也即袖中出奏牘上公可親民者且
以心源淵靜夷險一操目之公於是改官而人亦以賢向
公焉及來永春承寇亂蠱弊之餘田萊多荒民力凋瘁公
至首蠲其宿負民有鬻業而稅籍不除者悉輦正之其文
書或不具則履畝而均其稅於是豪民無得幸免而貧弱
以蘇民輸賦或後期不使吏與其間獨揭其姓名於市爲
之期日而聞者相先以至間不一歲流庸盡復賦入再倍

其初公又痛以廉儉自約飭凡例所當得公解錢悉輸之官到罷挈家法當計傭受直亦不取至於燕遊饋送之費又皆一切屏絕而鈎考出內則必以身親之吏無所容其姦於是廩有餘粟庫有餘錢乃視民所病凡前日無名之賦可罷者如浮鹽錢之屬皆罷之不可者如上供銀亦爲損其虛估之直宗子米則以它錢代輸一歲至數百萬左翼軍自漳徙屯郡下當治營屋郡分以屬縣它縣征調輸載民不勝擾公獨出庫錢僦工徒取竹木具陶瓦而分寓便舟以往爲屋餘千間而邑人不之知也里正舊以誅求破屋前後相屬當役者畏避百方惟恐不得脫至是乃有投牒爭先爲之者嘗有寡婦負租而逃公寬其期以召之來則使之傭織於人以漸償所負又嘗有請鬻牛以輸負